

一九八三年第三期（总第七輯）

聊城野史雜誌



Z
198

聊城野史雜誌

八三年第三期（總第七輯）目錄

聊城竹枝詞

盧秋雲

李太黑軼聞

鄧愛娥

蔣二爺

陳文綱

聊城旧話

老墨

鄧狀元寫錯字

張敬華

李傳煦縣長祈雨記

齊梵

聊城地名瑣談

墨香

聊城粮行的脚行班

史翰才

贾二无佚事

张一衡

政协聊城县委员会步云商学习组编 (复写三分)

恒利社社誌

恒利社社誌
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总第100期) 目錄

聊城竹枝詞

盧秋雲



北堤游春

① 風和日麗步北堤，垂楊輕飄拂面絲。
② 螢綠波眺望遠，喜得滿眼是春曦。

公園南玩

秋來公園易新裝，穠妍朵朵菊花香。
含笑迎人是海棠。③ 紫藤架下漫徘徊。

鐵塔練武

③

昔有古刹名「隆興」，今見孤塔倚晴空，多少健兒習劍舞
蹻縱引人笑靨紅。③

郊外賞秋

紅葉白雲映南郊，禾黍離離景色饒，小舟歸去天未晚，
停棹且憩東升橋。

① 東北公園，公築有亭榭，池沼，佈置殊佳，金絲海棠甚美艷可觀。

② 鐵塔寺作育坊，每晨有青年男女習劍，其蹻健軒娜之身段，視之令人解頤，
亦有老人耍太極在此，其平庸之態可掬。

③ 隆興寺為明初建築，山門外昔有白玉橋，為鉄鉉部將平安，追燕王激戰於此，
今寺已圯，只剩鉄塔孤立于作育坊東北。

崇聖反洋儒在建廟

抗糧拒稅太黑被殺

這個「聖」字，誰也難得見過，更不要說認得了。恐怕查遍了康熙字典，和其他字書，也不易發現此字之來源，究竟^念啥，含义為何？那只有追溯五十年前，聊城發生的一件大事，「李太黑」那庄公案。

李太黑，原名李興德，他有意的把「德」不寫而寫「惠」，這「惠」，是個古寫的「德」字，但不甚為人所知，顯得陌生而已，這也不算什麼，然而這位與惠先生，猶以為不足警世駭俗，他說：「唐代大詩人有个李太白，字是太白，在玄宗時代，是个才華橫溢，豪放不羈的著名人物，我如今闡發先聖學術之秘奧，挽救本

崇聖反洋聖在建廟

抗糧拒稅太黑被杀

这个「聖」字，誰也難得見過，更不要說認得了。恐怕查遍了康熙字典和其他字書，也不易發現此字之來源，究竟^念啥，含义為何？那只有追溯五十年前，聊城發生的一件大事，「杀李太黑」那庄公案。

李太黑，原名李興德，他有意的把「德」不寫而寫「惠」，這「惠」是个古寫的「德」字，但不甚为人所知，显得陌生而已，這也不算什麼，然而這位与惠先生，猶以為未足警世駭俗，他說：「唐代大詩人有个李太白，字是太白，在玄宗時代，是个才華橫溢，豪放不羈的著名人物。我如今闡發先聖學術之秘奧，挽救不

世之頹風。其憂國愛民的心情。並不下於古人。為了表示要与李白媲美。他又把自己名字。改為「太黑」。后来。这「太黑」兩字叫响了。與惠反而湮沒不彰了。

太黑先生。祖籍住聊城西南和「糖坊」鄰近的一个村庄。叫「武聖莊」。这个村庄。也有二三百户人家。多为务农。李姓是村上大族。人丁繁茂。耕讀传行。這裏在沙鎮的西北。距离不遠。沙鎮是个喏大不小的集鎮。也就是古时的「武水」邑城。三街六市。商業繁華。因而。附近村庄的人们。也有趁春冬农暇。做小商販的。逢集日。来沙鎮設攤營業。賺点化消。太黑先生更是經常来这里盘桓。坐坐茶館。也常和鎮上較有体面美乎士紳之流的名望人物。作詩酒之會。當時人对太黑先生的背后評論。說他人性虽属于醇朴好學嫉惡妒俗一類。但其癖性又涉于标異。奇。近乎怪誕。他的舉動和言論。簡直可入「儒林外史」。听了后。令人既佩服。

他的那股堅定不拔的彈勁。又笑他那神，迂腐荒誕的行動和談論。這位太黑先生住的那村，本名李庄，又因村中有座關帝廟，而改名武聖庄。后来，太黑先生自說精研先聖經典，篤信孔子那一套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學說，認為是經天緯地顛扑不破的真理。他又自己作主，把本村命名為「聖庄」。這個字根本是沒有的，還是他開動腦筋獨自創造，取音唸「古」以字形含義，就是「聖人」，也就是說這是「聖人村」。又在村中建了一座規模相當宏闊的廟宇，叫「聖廟」。他又把他歷年所著的理論學說，以及建廟的意義和創辦經過曲折、化費等，都編輯成書，木刻梓行，分八卷，線裝大本，藍布書套。自書封面是「聖廟志」。內容都是些什麼高論。

未曾拜讀，恕難介紹。如今，那個村子屬於聊城的沙鎮公社，似乎還叫為「古庄」，是否「古」音是另換一個字？尚待諮訪。

這太黑先生，在前清末科進過學，是一位黌門秀才，在鄉間像喪局典主，傳統禮俗的「四大賓」之列，都得由事主懇請而躬與其事。由於他的大名昭著，遠近多知，俨然成為附近鄉區羣眾擁戴的領袖，無論官私事端，也多向他請教。據說：他根據孔子學說，為了昌明古聖賢倫禮具旨，推翻洋人的一派邪教謬論，還醞釀組織過一個什麼金道門之類。而他自己更不惜跋涉旅遊，遍訪那時的所謂社會間人，朝野知名之士。有一天，他坐上自己的轎車，攜帶從人，來聊城專誠拜謁王露亭於棲東大街路南一所院

落之內。^外王露亭先生是在聊城創辦「中華書局」的有名人物。在本城商業中也較著聲譽。与李太黑先生以前也並元一面之雅。這次突然見訪。却也欣然接見。據王露亭先生談述：那一天李太黑來后的接待交談情況。頗有戲劇性。意趣。令人發噱。

太黑先生的轎車。駛到中華書局發行所大門外。一頭駕轡的黑驢子不聲不響。從人持大紅帖進去。王露亭先生恰好在家。見到這張長約五寸的梅紅名刺。正中印有「李太黑」三個端正顏體黑字。感到來者雖乃不速之客。但是素耳其名。是所謂自詡言行一致的「聖人之徒」。却不可簡慢。連忙親自迎出。到門外。兩人握手寒暄。互道景慕。即邀請進院。到南客厅內。從人忙把携來

的大紅氈平鋪于地。露亭說：「這是做什麼？太黑先生說：『古禮不可廢也！』」
接着他就要跪拜。怎麼拉也不行。終於虔誠地磕了三個頭。露亭一邊還禮，
連忙拉他起來。這才分賓主坐下。獻茶談話。以下是二人回答：

李：久仰露亭先生才識卓絕，辟划有方。今日得以認識，殊慰私慕之

忱。然而倉促冒昧進謁，頗愧冒昧。

王：不敢，請別客氣。不知李先生此來，有什麼指教之處？

李：聖人之道，忠恕和平，揆時施治，可謂放乎四海而皆準。但近世已入
民國，反而賦稅苛重，生民塗炭，此豈聖道式微，邪說橫溢之象，
已在孽衍乎？敢向當以何術以遏其勢？

王：現在民國建元之始，基礎未固，以後也許慢慢會轉好了。至於外洋進來的那些天主、耶穌等教會，雖然其崇拜、道理，和我國孔夫子學說，基本上是無異處，也有相近處，我們只好改其異端，主持正義就是了。

李：聖人所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外洋何以如此悖謬，不歸化于聖人之道？

王：世界大了，有很多多的國家，各自存在。他們那些國家，都有其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我們中國是吾等列國的國度之一，自有我們的傳統尊崇的聖人之道，不可能一時感化他們都臣服於我。

李：世界有多大，都有些什麼國家？

王：整个地球，都生活着人类。就是所謂世界。又因为区域环境不同，气象变化和生活方式不同，人类中又按其膚色、形貌，分别划定五种类型，如黄种、黑种、白种、棕种等，又划分为五大洲，包括全球。这就是欧洲、亚洲、澳洲、非洲、美洲等。

李：我中国是属于哪个洲？

王：属于亚洲。

他两人在谈话时，太黑先生是自带有纸笔，随问随记录的。露亭说到

亚洲二字时，太黑凛然正色，说：「中国应叫圣人洲！」于是他随把「亚

洲」塗掉，改書了「聖人洲」三个字。談至此，露亭也沒有給他再往下糾纏

拿別話岔开而結束了談論。飯后，譚泰也告謝而別。

太黑先生遠去寸北京·洛陽·太原等地。謁見過靳云鵬·更拜訪過吳佩孚。
那位「字威上將軍」·雖然人稱他熟讀春秋·寫信孔孟·但見了太黑先生·不加怎樣
青睞·頗有些看他「語无倫次·狀类瘋顛」之意·據說也曾飲而^啜去。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因北方時局動盪·聊城地方軍事和行政兩方面·都發
生了巨大變動·聊城原駐軍「山東混成第四旅」張建功部·被張宗昌由鄭派來的一百二十
八旅張輝聯及一百廿八旅杜鳳舉圍攻·未曾爭戰·就把第四旅的槍收繳了。於是東臨
道尹換了陸春元·縣長換了王克昌·地方軍事衛戍機關·派員和靖為「東昌鎮守使」。
山東督辦張宗昌·這個有名的「狗肉將軍」·向以搜刮地皮·吸民骨髓著稱。他督魯以來·
不但苛捐雜稅·出出不絕·並在農民身上·錢糧剝掠·於田賦錢糧正項之外·還任意

增派附捐，橫徵暴斂，剝酷之極。老百姓處于水深火熱的日子裏，十分
難過，而無可奈何。這一年，西南鄉春季少雨，麥收甚薄，入夏後，蝗災蔓延，
延至五月後，又復連雨連綿，部分莊稼被淹，西南鄉一帶，灾情較為嚴重，於
是沙鎮等村農民，聯名呈訴被災困苦，懇請豁免或緩徵附捐，及額外攤派，
呈遞縣署，未得批准，后又連續呼吁，才派了委員下鄉勸查，這下鄉委員
沒得到賄賂，是不肯給老百姓帮忙的，因而，官府不但不能徵，更不容緩繳，
反而變本加厲追比，使這一方面農民，叫苦連天，難以生活下去。

才太黑先生，在這個時期，正是沒有出門游学，在他那偃廟中三思堂書齋
的北窓之下，也不能安心地正襟危坐而讀十三經了，他認為這正是「在上者率

獸食人^的。那无道时候，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此際已不可以再潛隱庸
下，明哲保身，應當奮袂而出，為民請命了。太黑暗漢歷史，及稗官小說之
類，對於古來官逼民反，紅眉、黃巾等農民起义故事，和清代太平天国等
反抗清事蹟，他都很加贊同。这一次灾荒严重，官府压榨，他也曾积极地随
各村民眾呈訴，並兩次來城叩縣呼吁，都沒得到效果，最后才糾合几个村
庄的男女群众，作集体請命，抗繳官府毫无休止的附捐。这样，他为了^{防衛}養生
不測，就挑選了年富力壯的小伙子，將近三二百人，編成戰鬥隊伍，準備拚杀。那时，
所持的武器，多是紅槍、刀、劍，有小部分是洋槍。有幾次下鄉催繳的官府
差役，到徑庄后，都被斥逐回城。

李太黑抗捐要造反了！这个严重事件还未造成巨大决裂暴动之前，但是

影响所及，人心震动。聊城的道县两衙的官府首脑，邀集地方武备机关，镇守使等，开会研讨论策。结果是依照县长王克昌提议，特邀请全城宿儒名士才李琴轩先生，亲去偃庄，向李太黑陈述利害，免动干戈。

这位李老夫^子，也是聊城的知名学者，他饱览群书，邃于经学，且擅词赋，能

言善辩。当下他坐了车子，到偃庄与太黑先生晤会。两人以前虽然很少款洽，

但彼此南名的。据说，他二人在偃庙书斋中，秉烛夜谈，谈至深夜，午夜之后，

没方意见，兀自参商，直到鸡声晓唱，还是没闹出个结果。至于内容谈的什

么？未见资料存档，也就无从揣测了。次日上午，又经过一番论辩，未获谅解。

这李琴轩先生，就告辞走了。

李太黑先生，送走了李琴軒，他知道問題已成僵局，勢必破裂，他還仗恃有
二三百隻紅槍武力，如果再加擴充，必然逐步壮大，為了救民倒惡，要大干一番。
於是秣馬厲兵，製旗鑄印，真个要揭竿而起，做个時勢造下的英雄。這聲音
越日圍攻聊城，誅除貪污，為民去害。隔了兩天，忽然陸春元道尹派人送來
一封信，信中措詞謙抑，邀他進城面談，繳指之書是可以商量從緩的等
語。他接到了這信，信以為真。那知道這正是中了城裏官府設的騙局。太黑坐
了轎車，才走到聊城南城堤外，就被要領頭部下的一个梯團，長孫百萬，迎
頭劫着，同時兵隊蜂擁而至，一可憐這位李太黑先生，猝不設防，就被捆於
轎車之下，帶來的隨從人員李保泰、李崇德、李四斌等皆被連繫獄。後來
全都處死。而太黑的首級，還是東門外示衆。

李太黑先生死后，这抗粮抗捐举动，也就没人敢再出头，纠合的红旗，也随之一瓦解了。好在当时城裏官府，并没再追究株连多人，事件就此了局。这是那年六月的事。见过太黑的人说，太黑先生那时顶多不过四十岁，衣着朴素，无烟酒癖好，只是唸书入魔，直憨任性，终于作了军阀统治时代，领导农民抵抗苛暴的牺牲者。据说：他还很爱编些白^话诗歌，无非劝善，反洋，不满意虐政剥掠一类的話。沙鎮及附近乡村的庙宇墙壁，多有他親筆塗写的大作，可惜没人注意抄存，連那《徑庙志》怕也找不到了。本文只好说到这里，再发现有关他的新的资料时，力为补充。

蒋二爷排难解纷

张洪福死里逃生

四十岁以上的人，是聊城籍而住在城关的人，大概都记得「蒋二爷」这个

名字吧？这位蒋二爷如果活着的话，是有百岁以上了。公元一九一九（民国八年）。

五四运动的爱国高潮，在全国掀起。当时，聊城的中小各校学生，无不含悲激

动心情，数千人示威游行，热烈响应运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宣传坚决抵制

日货，要求政府对巴黎和约拒绝签字。蒋二爷那时恰在^少年，他是聊城县商学

联合会中主要骨干人物，思想进步，爱国心切，曾积极地带领商界人士，参加游

行行列，并亲自在路边、街头讲演，真个慷慨激昂，声浪俱下，他同时采取实际

行动，在城关各个商号，检查日货，斥即迫卖，并规定了私贩日货罚则，雷厉

风行。在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那时候，这位蒋二爷，是个热心奔走，拥护革命，抱着反日救国满腔热忱的勇士，是聊城商界中铮铮有名的先进英雄。但是，在那年，他还年轻，似乎不到三十岁，在社会中，群众中，还称不上「爷」。这个「爷」字，在过去社会中，要有具备以下条件的，才堪有资格。由大众口碑捧赞的尊称，是：（一）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和威信，仗义，公而忘私，疏财，助人为善，不计较名利，和個人得失。（二）抑强扶弱，排难解纷，不阿谀权贵，同情贫困孤寒。（三）有权势财富，自己以为了不起，一般人敬而远之，不敢得罪。

以上这三种「爷」。

前二者是别人敬其为人而共送之尊称。

后者人不得已而不

得不送之「桂冠」。

两者却有毁誉不同的区别。我们所述的蒋二爷，的确是属于前二者，决非偶然。

蔣二谷。多年來因他這二谷名聲响亮。反而把原有名聲淹沒了。他

保崇。字光甫。回族。住旧米市街。經營「恭合祥」點心海味。舖在街的北段路東。距馮市口很近。因為他那舖的糕點做得好。在聊城同業中。稱得起佼佼著名的字號。這位蔣二谷。性直爽。濟人之急。醇厚公正。常常與人調解糾紛。苦口勸釋。凡是街鄰。同業。親友。有因口舌爭辯。細故衝突。或財產。家務而發生的打架^{斗毆}。別人所不可能調解的。有蔣二谷出頭一管。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雙方嫌怨冰釋。和睦如初。這都是蔣二谷有他大力斡旋。善于詞令的一套本事。而又不偏不阿。持以公平合理。因而得到人的信服。就是遇到個別性資輕視拗的人。也在他言語感化之下。不忍強執己見了。

例如：甲乙爭吵。各不相讓。或弟兄裂眦。勢如寇仇。蔣二谷必百般勸喻。才辯甚高。總說得你心悅口服。言归于好。他嘗勸嫡親弟兄相斗者說：「你們

是親手足、親同胞骨肉啊。自己南這「商場之爭」，是惹外人取笑的。就是鄰里街方，還不可以這樣強橫。何況是親弟兄？动不动就翻臉相罵，對嗎？總之，灰比火熱，醬比鹽鹹。試想：倘有人毆打你哥或你弟，你必然向前幫你弟兄，抵制外人，那時，以前有什麼嫌隙，豈不早忘掉了嗎？將二令勸架說事，必把事之曲直，是非，^{分析}劃清楚，公道處理。人們往往被其善言譬已，自恭慶之氣，頓成祥和。一待雙方糾紛解決，將二令就馬上自己破鈔，打酒叫菜，給雙方「圓場」。於是天大的事，也就完了。所以，聊城人有一句流傳於社会的「歇后語」，是「將二令說事，一在一」。这个「一在一」的意思，就是說，絕對办到。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韓復榘做山東省主席· 派遣榮光興旅· 進駐聊城。

這個軍隊· 是老韓的· 第三方面軍· 所轄的嫡系部隊· 隸屬於曹福林的二十九師·

番号是八十七旅· 旅長就是榮光興· 還兼着魯西清鄉司令· 榮旅駐聊城·

大办清鄉· 剿匪· 肅毒· 杀了不少的人· 真是雷厉^風行· 威赫一時· 沾着匪字

的官司· 很少活命· 那時的所謂匪· 也不少是为穷所逼· 飢寒无着· 而挺身走

險· 也有的是被人誣陷· 株連· 而含冤難訴· 那有什麼真正是非調查。

旧米市街有个叫張洪福的· 以前只是在四旅裏當過兵· 並沒有干過土匪· 不知

何故被仇人攀咬一口· 說他通匪· 而為旅部抓去· 洪福的老母· 看到兒子被抓· 詆

牾情深· 那有不心疼· 這老妈妈在米市街的鄰近街方· 挨門跪求· 央告街鄰去保

他兒子· 誰不知道榮旅長厲害· 如果牽涉匪案· 去保人· 是自討苦吃· 因此都

很害怕。誰人敢去碰老虎屁股？但那洪福的老母，第一個就找上了蔣二爷。蔣二爷也知道这事是个麻烦，到旅部后，人保不出，準挨荣旅长的惩罚。但看到老妈妈的哭泣可怜，又不忍拒绝。终于蔣二爷带领几个熟人，上旅司令部来了。

这个荣旅长，因为经常和社会人士接触，是认识蔣二爷的。这天，正是他坐堂讯案，看到一群人到来，都是衣冠楚楚，像个体面人物。知道是为保人而来，荣旅长先向一个人问来做啥，答：保张洪福。又问其他几人，都是来保张洪福的吗？於是二话没说，每人给了五根，但没叫打蔣二爷。

最后，荣旅长^笑向：「蔣二爷你来做啥事呀？」答：「保张洪福呀。」荣向：

「张洪福是好人哪，还是坏人？」答：「也是好人，也是坏人。」荣旅长更笑了，向：

「这话太绕了，怎么也是好人，也是坏人？」答：「对！是好人，~~荣~~旅长不会

抓他。是坏人。我们不來保他。榮旅長說：「这个人通匪，不是好人，你們不要保了。」答：「因他平日做個小生意，却沒見過他干過歹事，被抓后，他母親哀哭央求我們不得不來，至于他是否通匪，还不知道，要求旅長再作調查。」榮旅長却沒再发脾气，只說：「你們回去罷。」事后，別人都說：「蔣二爺這次沒換榮旅長嚇唬，真是當的高子不小。」

據說，那个被抓的張洪福，在蔣二爺沒去之前，已經受了幾次酷刑逼供，像「杠子」、「火燎腋窩」，最殘忍而難以過關的，是「走鉄鑲子」。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非刑。其法是用十三盤鉄鑲子，炭火燒得通紅，一連串擺在地下，叫犯人赤双脚，从那燒紅的鉄鑲子上走過，試想：犯人一看到，就吓暈了，有的走不上兩步，就跌倒到鉄鑲子上，立刻斃命，別想能走過去。以這種酷刑逼供，不知屈死多少人。

可是，張洪福竟能以走过十三盤鉄鍊子，硬撐下來，咬緊牙關熬刑，始終不承認。
承通匪，沒有口供，也不能隨意定案的。後來，張洪福終於把官司打出來，沒有被殺，人人稱贊他是有「骨頭碴」！張洪福釋放回家後，將養了好几个月，幾乎喪了命，死裏逃生，真危險呀！事後，他告訴別人說：「那十三盤通紅的鉄鍊子，令人毛骨悚然，比過鬼門關還厲害呀，也是我熬過了幾種酷刑，沒招口供，旅部裏一個掌刑的兵，佩服我是条「漢子」，他倆人對我說：「最后一关是走鉄鍊子，任是鉄人，也不易撐過去。如果闖過這一次刑，而不肯招供，那麼，官司就有打出去的希望了。我告訴你一個秘訣，你堅持這樣做，是減少痛苦的。他說：當你雙腳先踏上第一盤鉄子時，記着，先放腳后跟，不要全腳都沾鉄子，腳后跟一接觸鉄鍊，立刻烙焦，那地方皮厚，待烙得血肉粘連，似乎焦灼得硬固，只覺痛麻，你就先用

脚后跟触地。快速地。不可遲疑地。登登登把十三盤走過去。只一分鐘不到。你就商過這一关了。走过后。两个脚后跟已烙得冒了烟。但不^至致~~于~~致命。骨头受不了傷的。我就照他教給的法办的。足然沒死到上头。

將三分的軼事。所知道的。算是講完了。關於他生平与人排難解紛的其他典型事跡。容再訪向。續談。

聊城舊話——(續七)

老墨

百年前的東昌府。城的四圍都有集。日期都錯開的。北圍是一六、西圍是二七、南圍是三八、東圍就是柳園集四九。這四個集。還都屬柳園大。筆集日。真是人烟鬧市。擁擠異常。日常生活用品。皆有

專門交易的市场，如「猪市」、「鸡市」、「粮食市」、「菜市」等，如今也就

成了街名了。迎春橋往北到小美头，那一段淨飯鋪、酒館，地名叫「昭穆園」。

从鸡市北头向東到皂王廟，那地方作弯弧形，淨賣卜羅遠子的，叫「遠子」。

市，后人訛音喊为「眼子市」，又称「染织市」，都不对。現下，其地仍存，而名称

却不为人知了。泰山行宮在圈裏路北，進山門，石坊，前面是戏樓的后牆，

也是進廟的重門。上砌石鐫橫額，「琅環福地」，四個顏体大字，真棒！

行宮对过，偏西一点，向南去叫「錫匠胡同」。淨打錫壺的鋪子，有个錫匠

叫馬老山，手藝蠻好，就是好喝，一天两个醉，暈尔晃之湯，但不誤干活。过

年时，門貼春联曰：「頓頓喝酒樂自酒得，天天化錫福從錫來。」（待续）

鄧狀元寫錯了字

有清一代，聊城县就出了两个状元。一是傳以漸，另一位就是本文所說的鄧狀元。傳狀元有很多民間傳聞故事，鄧狀元也同樣有不少的軼事流傳。這裏，專說他一件「无意中寫錯了字」的小小趣聞。

鄧狀元，名鍾岳，字東長，号是晦庐。因清康熙辛丑科狀元及第，據說殿試時，御笔批他考卷是「文章平平，字壓天下」。有這麼八个字的評價，是否真有這事？姑且不談。有一年，鄧狀元家居，鄰人請他寫了一個請親家的紅帖，狀元一時疏忽，竟把「姻眷弟」的「眷」寫錯為「春」字了。

以後，人們傳說這事，並不以為狀元寫錯，都認為狀元寫的一定正確的，過去用

「春」字，或者是世俗之誤。因而，人們再寫帖都寫成「姻眷弟」了。這底，狀元偏而筆下之誤，造成了很多人的相沿之誤，誤寫了很長一段^的時間。到後來，還是狀元發現了這個字的不对，追根溯源，还是他自己當初偶而疏忽而鬧出這个笑話，他笑自己糊塗，並深自策勵，達到細瑣小事，也不可掉以輕心。

關於這位狀元公的佚聞，還有一些。如：「要南園求寫匾」，「飛筆點雲腳」，

「為冊出殯」等故事，也多屬鄉談巷議，史无可考，待后冉一介紹。那狀元

做过「礼部左侍郎」和「浙江學政」，「江浙、廣東學政」等官職。不过讀書人是謹

守，清操持正，獎掖后進的，道德，他^却不會貪賄弄錢，以致到老來生活很苦。

著作有「知非錄」一卷，「寒梅閣詩集」文集各四卷，「士範」一卷。

李縣長祈雨記

齊梵

民國后，聊城歷任的縣長，有不好的也有好的。如方子，在這裏做縣長時，對地方上的公益事業，教育、建設、各業要办的政治措施等，都算办得不錯。方縣長是安徽人，写得一手好書法，如今，城內公園大門外，有块鋪地的石頭，上面字跡宛然，那就是他写的碑文。他和方寅是親昆仲。在聊城當地方官時，約在民國八、九年之間。好官還有几位，像郭履祥、趙震乳等。

本文所記的李縣長，却是個好官。不會玩花法，不橫徵暴斂。時々順合民意而不苛虐。但在「祈雨」那回事上，却發生了一件小小趣聞，令人啼笑皆非。

李縣長名傳煦，字和卿。民國七年兼任聊城。那一年亢旱不雨，小麥歉

收。秋季，不是旱，旱得慌，干河涸，樹葉萎落。老百姓惶惶不安，如臨大禍。唸佛祈雨之聲，遍及城鄉。農家十分悽慘。在那時代，人們沒有什麼科學知識，更不曾利用水利灌溉這回事。旱澇一任天命，沒有別的法子。

寺縣長在刀口集縣會議中，談及目下旱多，嚴重，頗感憂慮。有一位師爺建議：縣長為暫時安撫民心，迎合形勢，不妨也來設法祈雨。老百姓看到大老爺親自叩拜神靈，誠求甘霖沛降，為民請命，即是下不了雨，也可以表示老爺的關心災情，民心可安了。另一位師爺說：縣長如果真個親身臨壇，和多數民眾一起叩拜，也許會真個感動上蒼，下場連雨。寺縣長是不信什麼鬼神的，更對這一套祈雨辦法，請馬匹尋尋動作，覺得迷信可笑。然而，處于目下嚴重形勢下，也不能堅持己見，只可勉強民俗，試試罷。

接着就由县公署分派人员，抓紧筹备。在南堤外大较场，高搭法坛，延
請僧道，搭席棚二座，由七僧八道，轮流拜懺，虔禱上蒼。和尚，总是从静
业林、洪福寺請来的。道士，是从西南口祖堂、城隍庙請来的。一时鐘鼓齐
鳴，法鼓咚咚，十分热闹。一时这消息传遍了聊城城关和附近乡村，争相赶往。
县太爷求雨啦！於是男男女女無數群众，都来南较场看热闹。不少无
娘妈，打着香烛黄表，来叩头烧香。不过，如想进入法坛，必须跪下看，更不叫
大声喧鬧。显得十分神秘、严肃。

这场雨的仪程，也是有一套传统的极其神秘的马场面表演。必须从城
西面压請「马匹」。这「马匹」是人，在将坛作法时，他会突然倒地，有美痴
痴、神、附其体，作出种种怪诞可笑的动作，和粗俚难解的语言。在这时，就对

「馬匹」進行「道術測驗」。把這「紅的犁鉞」放到「馬匹」跟前，令其「潛往」上

一試。登時酸氣猛沖，勢不可當，差不多那「馬匹」被這大醋衝得「暈眼黑」而昏

厥倒地，「掘」這「定的邪魔怪物」，來偷「香火」，而「經不起考驗」逃跑了。「馬

匹」又表演其他別人辦不到的「法術」，如「牙大獸子」，「無弄」這「重的大刀」，「抄大」

「子」等，足以「驚世駭俗」，令人「咋舌」。但他那套「法術」怎麼「弄」的，外人「莫不」如「曉」

「完」是「慣用的可騙人眼」的「玩藝」而已。（一）設神法的第二天，李長率領大小官員，來南

郊較場，正式拈香行禮，表示以身作則，祈禱甘霖。那想到不知何人，趁夜間

「偷貼」了「付對聯」，及「長來」到「才」發現，當時把个李長，氣得「暴跳如雷」，下令捉

拿，但「誰」貼的，「无从查究」，馬上「撤去」，也就完了。那對聯是：

兩棚的妖僧怪道，唸假經唸去，風雲雷雨，
一城中貪官污吏，叩首叩來，日月星辰。

聊城地名瑣話

(三)

墨香

地名，也有它榮枯盛衰的命运。有的原来叫什麼，历久不变。即其地扩展几倍，而名字更加显扬，更传播远近，如東关的「柳園」，在先只是奶奶庙后一片地方，面积并不大，如今，蔓延区域颇多，但已成为一个「街办」名称，原始的「柳園」却已无形失踪，被建筑社佔用，统蓋上房子了。至于，偏僻街巷中的附属小弄小胡同小坡岗，也未嘗没名，年代远了，沧桑突变，渐被湮没，試再举一处：

「葫芦峪」：这个陌生的地名，知道的人不多了，它是在東关清泰街北头，过去「水菠菜」，走过「米廠」，从「黄米粉」之处往北不遠，就是当年的「葫

芦峪」，六十年前，这里是树木葱郁，沙岗高峻，地形如葫芦，因名。这个地

方東邊靠运河很近，从前，曾建过一座新桥，一九三七年上大水，也就是小堤口决溃那一年，秋天，洪水滔天从西南而来，~~运河~~水道堤坝，把新桥整个冲走了，这个新闻，曾在济南各报发表过。

关于我县城关许多地名，形象风趣，丰富多采。真个耐人寻味。以前，

我在本刊也谈过一些。今天再把地名与植物有关系的，想出几个，包括城和乡：

如：「柳園」、「柳樹園」、「西花園」、「竹竿巷」、「老柳頭」、「大柳樹張」、「柳

針寨」、「茄子亭」等，还有「柿子園」、「櫻桃園」不少的地名，只在鄰县了。这

里不再多指。

一个地名的由来，不是无根由的。当年命名之意义，自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如果詳細地调查、写出，就不是简简单几句话的事了。

〔聊城市屢小掌故〕

糧食市「脚行班」史話

翰才

这个所謂「班」，也就是「行會」、「幫會」等這一類性資的組織，也就是非技術勞動者，俗謂之「苦力」這一團體。它和其他行會不同，沒有師傅與徒弟的關係，除頭目外，各勞動者都處於同一的地位。也沒什麼「幫規」的明文，不過，也是有一定共同遵守的制度。我們聊城過去雖然是不小的城市，但屬不上水陸交通合乎現代化的都市，在运河暢通時代，碼頭裝卸貨物，那時的搬運工人，當然有比較像樣的集體組織，手頭無資料可查，先不說它，且啦啦小型的，稱不起什麼幫會組織的，只送糧食的「脚行班」。

聊城：在过去有三个地方，是粮行麇集之处，即：东关南口东的「粮食市街」城内的「楼西大街」，东门外的「旧米市街」。这三处地方，都有八九家至十余家大小的粮行，称为「粮店」。每一处粮店经营区域，都有「脚行班」。专管给粮户送粮食，挣「脚钱」。（这个「脚」，作运力讲，找人运送叫「雇脚」。）东关粮食市，是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粮店有「聚祥」、「协和」、「永盛」、「义聚东」等，是大字号，资金雄厚，人位也多，上的粮食也多，每天进出数额很大，其他粮店的小粮店，不在话下了。粮店多交易就频繁，脚行班也就多，店形势而壮大，忙碌。解放前，民国二十年以后这个阶段，这里脚行班情况已这样：

两个系统三个班。全体脚行班，约三十多口工人，其中可分两个系统，分别领

已，就是刘家营派和本街派，刘家营派系的首领是刘兴奎和刘太合，他

二人所領的是第一班、第二班。這兩個班不到二十個人。另一個系統是本街派、以郭、張兩姓為首領、領第三班、約八、九個人。統共三個班、雖然派系為二、而意思統一、且三班一體、通力合作。不過輪流分活、按班依序而已。一個派系頭目、和班中夥計（工人）是一樣勞動、一樣分錢、並沒特別享優越之權。只是有「世襲」之優待、假如首領死了、或是不願干了、應由他兒子繼承其位。還是當個頭目。

充當夥計工具自備

在夥計班里吃一份、當個夥計、要有自己的一套傢伙。

也就是一輛小紅車、几条布袋、加上自己的勞力、但也要懂得裝糧食時、幫助店里做點有眼色的活、如耨頭、倒斛時、忙著撮都子、倒布袋、挖巴斗。這些、雖然不是你份內的工作、也得自動动手的。還有、把糧食送到買主之家、如果手到、有挑好道及、獲賄糧食不好等情事發生、^干脚行班必須有一套人旁觀。

圈的話，把質量次的糧食，挑出优点來解說，別叫買主打了退，這一类買主，並不是三斗五斗的吃糧，乃是一要就是几十石的酒店或油坊、園戶。平常住戶人家，糴几斗糧食，多是自己背走，沒有叫腳行班送的。

(新入班者要「和行」) 这个腳行班，別看是「下苦力」，但掙錢也不少，能養四、五口人，

而且，天天有活干，有錢掙。有衣食嚼谷來源不愁之樂，無顛沛流離失業丟職之苦，因而，有的人，年青力壯，无可非职业，往往艳羨这一行，而想加入干一份。这个，倒不是

怎样难题，只要班内有活，需要添人，當头的並不十分为难，但也得那个想加入的人

「有趣」，化两个「買買」流水，送点「好看」，結帮中有力者，有班内人介绍及保證，沒

什麼其他手續，就算加入了。上班后，當头的領着他，到这几家粮店走走，認識認識，「掌柜的」，他又添了个新夥計，多照應，「接着」，这个新夥計就得打酒

叫某，請一請同班和整个班的夥計，这叫「和紅」。

平均分錢，一視同仁

一个班，別管几个夥計，几輛車子，也別管新的老的，見天

見的錢，都捲湊到一块，到天久一块分，這裏头，凡是干活的

却

包着头目在內，都是平均一人一份，沒有「好漢脫」

却

和所謂今天所稱的「脫產干部」。這

夥計達到一視同仁^②句話了。不過，才上來的新夥計，要自己認識一些，要揀點別人不

干的活去干，得到別人諒解，不致出岔。如果自以為「應支應份」，那就会有矛盾發生

干，沒有「小鞋」給你穿，落个討人厭也就不好了。

腳錢有一定數額規定

腳行班送糧食，路程遠近，糧食多少，腳錢（運費）有一定的

規定，不隨意多要，但也不能少給。

從東英糧市送城里，每石糧食是六百文。不足

一石，如五斗，也按一石算。如果不進城只在東英，那就看路遠近，有的四百文，近

点的二百文不等。他們這三个班，每天送城里送東英，是輪流出勤，該着那个班，

就是那个班，分派得很公平。无论城内东关，三个班的每天收入，都归到一块均分。每个夥计，天天把錢分到手，整日的汗水、腿力，有了收穫。「攸格攸的」小酒舖兩三兩，各自回去，弄家糊口。

也有「应行打差及其他收入」

「应行打差」是官府里派下来的义务劳动，哪一行业也有，这叫「差官补」

到官府买粮食，或者往下发给养，马料等差事，例须命脚补班去办。有时也管饭，也

多少的赏给点钱，但不能按数讨要，原则上是白尽义务，所谓「打差」，也是应

付之意，但也叫做「应差」。这出差应差的夥计，无论几辆車，无论应几天，全班

每天见的钱，都还有他们一份，应差出勤，也是轮流。此外，陳家会上的「红板」，

如果卖出，送时得喊脚行班，别人不能随便来，这是「規程」嘛。

聊城城裏的「脚行班」，各行業都有。屬於糧食行的，只能先送糧食，不能色攪別的。他「差」，也只限于送官糧。官家若搬運別的東西，另支呼屬於哪種行業的班，絕不亂派。上述是東莞糧食市的脚行班情形，像其他的糧店，如旧米市、樓西，和這情形一樣。不過因活不怎樣忙，人員少些而已。

這脚行班，可以說是一種在旧社會中，拚血汗掙扎賣力氣，顧生活的低層社會中勞動人民，所以叫做「苦力幫」。不要輕視這些「低賤脚夫」，他們是講義氣的，^挺

每天每天收入的錢，他們也有合理安排。在沒均分之前，從總數中提出幾分之几，儲藏着不動。作為班內夥計們，患病或因他事而不能工作者的生活費，扶助殘疾者費、助喪費等。對外，更要保持信用。對於雇主的糧食運送，要負安全主責任，不能有所毀壞或丟失，否則必須賠償。這些下級勞動者，雖貧窮，却個個遵守

班規，沒有盜竊的行為。有時，店裏，倒倉，清園，也叫他們幫忙，似乎半義務性質。完工后由店裏弄点菜，喝坊酒拉倒。

再談到宗教信仰，過去每一個行業，都崇奉一個祖師。嚴格的说，這個祖師或者與這一業扯不上什麼關係，但該業中人总要附會穿凿，找出一个英雄或历史名人，

做他們職業上想像的創造者。譬如油漆工奉葛仙為祖師，毛筆業奉蒙恬為祖師，紙業奉蔡倫等等。那麼脚行班崇奉誰呢？方他們想得出，是崇奉那位

推車子過趙州橋的「柴王」為祖師。每年的九月某日，據說是柴王誕辰，城裏的脚行

臨時懸挂神像

工人，都借一處廟宇，來焚香叩拜，並擺十多張酒席，暢飲同樂，以資慶祝。

以前，

脚行班这个组织，由于鄉土意识的发扬，
衣食根源，
居住依恃的依恃，有堅固的团结力和互助

守信的道德观念。由于时代的進化，如今談來，已成历史陳迹了。

孙局长：您好。政协办云商学两班办的

聊城路未若志（八二二年第一期的人送来的

一书）

商校指正。以看的前后共七期，每次都送

（或邮或派人指）责局一事！收到了吗？

这书子共福了二分，以你条件许可时批油印，

但一时也办不到，无论文字，总得要送保属一

书的，书随时发还，如有新，祝

秋安

王云书



十月二日

畢生勤苦儉嗇自持

身後哀榮新聞競傳

從前，大約是民國十五年前後吧，聊城東關東大街，一件既新奇而又滑稽的故事。一時講遍了城廂社會每個街巷，議論紛紛。什麼事呢？就是

賈二禿出殯。

要說發表出殯，這本是人生生活中習聞常見，極平常的事呀，怎

麼賈二禿出殯，就看着是件特殊新聞呢？當然，其中是有個緣故

的，是異乎尋常，令人感覺的又可歎又可笑。真是，旧社會中，什麼人也

有，什麼蹊蹺古怪的事也有。

賈二禿，他的大號叫啥？沒人記得了。他住在東關運河以東迎春橋

附近的坑^山涯上力，两小间草房，破陋仅可蔽风雨。从老辈穷，到他这辈也是赤贫如洗，他爹娘早故，姊弟皆无，孤身一人，茕独无依。因为不会别的手艺，又没田地可种，笨拙老实，心眼直梗，为了天天要吃饭，他天天扫灰土，扫得多了堆成大堆，到时，农村的人都来买，套上车来拉走。一大车灰土也卖他几吊，这^城市的灰土，别看净是移土垃圾，上莊稼倒挺有劲，是一种使农作物丰产的好肥料呀。

俗語說：「不怕生的穷，就怕生的慵」。慵，就是懶惰，不好劳动。人，就是穷得「光漢孤孤赤」，只要勤苦，肯下力，不闲着，自然有飯吃，不会挨餓。像賈二虎这号人物，家无恒产，又无技能，而就是肯劳动，

肯吃苦。天天、年年。起五更打灰土。破棉祆。破衫褲。破被褥。沒
穿过一件好衣裳。也沒吃过一顿好飯。高粱麵窩窩。老鹹菜。他頓頓
吃得挺香。假使打土忙了。連不得做飯。兩斤厚餅吃。在他就認為很浪
費了。然而。有人不禁要問。這個賈禿。這樣勤勞。當然不會受凍挨
餓。可是灰土不少賣錢。除了糊口。儘可盈餘。他剩下的錢做啥用呢？
人都知道。生性儉吝的人。有錢也不肯花的。寧願下雨陰天不吃飯。
也捨不得化^積攢的錢。在他們心理中。有錢^儲存起來。越多越感覺
是一種足以慰安精神的樂趣。如果任意揮霍。所謂提高生活。和什
麼改善生活。在他腦筋中。根本沒有這檔子人生哲學。賈二禿就屬
于這一类型人物。他不少掙錢。打土。拾糞。哪年去了吃。也落百把吊。他

把制錢銅子換成了銀大頭，都攢起來。擱到他那所住的兩間破屋裏，哪能放心？還是求牢靠點罷。他知道源茂成是个大字了，源茂成的經理明三掌柜的是个忠厚人，他便把年年掙的錢，都存放到那裏，認為比擱到家裏保險多了。日子長了，錢越积累越多，有好几百塊了，而賈二亮也一年年地老了。

这位明三掌柜的，名

。山東廣饒縣人，來聊城經營油簍

鋪，已有兩三輩了。他這生意不小，有工匠二十多口，專糊油簍，整批出售，銷外地、本城，因工精料實，頗有信譽。營業是相當茂盛的。明三掌柜的財一目，人性挺好，誠實忠厚，在聊城地方，人緣不錯，干買賣几十年了。他的一个同鄉趙自強，民國二十年前，

曾在濟南創辦「華北新聞」小型日報，日出二張。有時增刊半張，銷路很好。在濟南小型報中，可稱為個中佼佼者。這位趙社長，和明三掌櫃的既是同鄉又为好友。但職業各異，性格不同。趙曾邀明參加報社股東。趙對這「新聞事業」不解也不感興趣，就婉辭了。還是干他的油鹽鋪。

對於賈二虎把錢都存到他「源茂成」櫃上，明三掌櫃的，不忍拒絕，但也不願給他存放。因為賈沒有其他親屬近人，他又不認字，生恐日後帳目或

發生差錯的爭執，很落嫌疑。怕街坊人們或有猜忌呀。因此，賈三掌櫃

的，常常勸告賈二虎：「你存了五百塊洋錢了，可以娶個家小，~~結~~總總連女，

做飯，早晚的有個人照應，豈不很好。像這樣孤苦零丁，熬到哪天呢？」

別人也曾勸賈二虎：「又不愁挨餓了，攢些錢干應用？我个媳婦安个家吧。」

賈二虎對這些勸告都不肯接受。還是天天和灰土、下苦力、吃的窩窩餅子糊塗稀飯、老鹹菜、穿的破破烂烂、有錢還是存到源茂誠、似乎以勞動為榮、以攢錢為樂、全不想什麼娶妻生子、安家立業這一類的事情、也從來沒見過他下過回館和正眼看過女人。當時、附近泰山行宮的老道長高延齡、曾稱贊賈二虎：「^為市中的深山苦修頭陀」。這一大串褒揚名號。還有的人、以嘲笑、口吻、說賈二虎真是「憨種」。元、此外更怎樣評論、褒揚和揶揄、賈二虎從不計較、不考慮、只是和灰土、拾糞、下力、攢錢。

明三掌柜的、對賈二虎長遠地往柜上存錢、而絲毫不动、很為他傷腦筋、不只一次對他勸告：「快拿這些錢下點正用、別淨受苦下力啦。趕緊我个老婆成个家、也不枉一輩子辛苦受罪呀。但他只會

嘻嘻地笑，也不表示可否。南得明三掌柜的作难，又不忍的坚决把钱交还了他，怕他受别人的詭騙，豈不更害了他吗？

贾二秃六十岁的人了，由于平日生活漫无规律，营养又缺，风风雨雨，饥寒劳碌，长期的折磨亏损，头发白了，腰也弯了，他那辆长年相依为命的小红车，越来越破，越不听他指使，上个涯头吃上劲，^推累得他满头大汗。这一年，明三掌柜对他百般劝告，住在源茂诚柜上，看门料院，^{扫扫院子，很省事，}也不叫他上街扫灰土了。这样，过了三个年头，贾二秃在秋天的晚上，得重伤寒，吃药无效，而离开了人间。

贾二秃有病未死之前，明三掌柜曾邀请了这一附近的邻居，和街面上公正人物，如陈五爷、徐六爷、滕德俊老先生等，当着贾二秃的面，说明了柜

上他历年存款的数目，并由大家共同口氣，向他这款子打算怎麽使用，想一想，还有什么親人可托，然而，贾二虎终于没说出一个道道，似乎毫无遗憾的闭了眼，这倒使明三掌握住了主意。

最后，不是由大家商量出以下几个办法，作了处理。是：(一)存銀元共伍百三十六元，以二百元充作棺木殮衣及發喪紼彩、鼓乐等費用。(二)二百元作救濟附近貧寒及流丐兒童等。(三)一百元二十元，修繕皂王庙南小橋，便利行人，下余十六元，僱匠在街東土地庙内，泥塑贾二虎像一个，作皂隸衣裝，悬腰牌書白姓名，作为土地座下一名差役。

據說，出殯那天，唢呐鼓乐，紼彩前导，还化錢僱了个丐童，打灵幡哭奠，地，南，哄传一时，埋葬于南郊义地之内。